

多片撤出暑期档： 电影市场正在进入高淘汰时代

7月26日深夜,上映仅两天的科幻电影《群星闪耀时》宣布撤档;而前一天,豆瓣开分8.1分的国漫《三国第一部:争洛阳》同样选择离场。至此,2026年暑期档已有包括《心大相随》《开个玩笑》等6部影片以公开退出或到期未公映的方式撤出。

从2024年春节档4片齐撤,到2025年秋季文艺片接连退场,再到今年暑期档的“撤档潮”,电影市场遇竞争便临时撤档避险的操作,已经从偶然的应急举措,逐渐变成片方常态化的运营思路。但吊诡的是,大盘并不算冷——截至7月27日17时,今年暑期档总票房已超58.5亿元。这轮撤档潮,并非大盘降温的信号,而是在“赢家通吃”格局下,市场资源向头部影片过度倾斜的缩影——大盘热度固然不低,但好处并非人人均沾,市场正在进入更为残酷的“高淘汰时代”。

撤档关键： 新片首日票房“失守”

撤档潮,来自一个典型的负面循环——排片空间收窄导致票房开局“失守”,低迷的票房数字又进一步削弱影院信心,新一轮排片压缩被触发,影片从而陷入市场表现持续走低、放映资源不断缩减的恶性循环。

最新撤档的《群星闪耀时》由黄渤、吴磊领衔主演,原定8月1日上映,片方预判市场空档,临时提档至7月25日。猫眼专业版数据显示,上映首日该片排片占比17.9%,票房占比8.4%。平台预测,该片最终票房不足2亿元。当亏损规模难以承受,撤档便成为止损的第一选择。

《三国第一部:争洛阳》的遭遇更为典型。这部由《长安三万里》原班人马耗时3年打造的历史动画,7月10日

上映首日排片占比15.6%,但上座率只有2.5%。这一数据直接让影院迅速调整排片策略,影片排片占比到撤档前的7月25日仅剩0.8%。上映16天累计票房8149.3万元。

马太效应： 头部吃掉大半票房

今年暑期档,约80部国内外影片扎堆定档,类型覆盖喜剧、动画、科幻、现实、历史等,市场供给达到近年来峰值。但是,供给的丰富不等于机会的均等。

猫眼数据显示,暑期档的五部头部影片《功夫女足》《八仙!》《给阿嬷的情书》《小黄人与大怪兽》《玩具总动员5》,合计票房占档期票房的近七成。其中,广东出品的《功夫女足》档期票房近20亿元,国漫《八仙!》档期票房超8亿元,这两部头部爆款目前的单日排片合占六成以上,无疑压缩了其他影片的市场生存空间,导致单片票房差异明显。

撤档的《三国第一部:争洛阳》和《群星闪耀时》均陷入“叫好不叫座”的尴尬——豆瓣评分分别在8.1分和7.5分,但市场却未能给出相应的回报。这背后当然也有影院普遍保守的排片惯性:一旦影片首日成绩单未达预期,排片场次就会被大幅削减,优质口碑尚未完成大众传播,作品就已经被挤出主流观影市场。

类型错配： 好口碑不等于高票房

今年的现象级广东电影《给阿嬷的情书》给了很多人一个错觉:高口碑等于高票房。该片4月30日上映时,首日排片仅3.6%。但凭借区域发行的

策略以及豆瓣开分9.0分并一路攀升至9.2分的极致口碑,影片最终上演教科书级别的逆袭,目前票房已近20亿元。

《三国第一部:争洛阳》为什么没能复制“阿嬷”的奇迹?答案之一,是后者上映时并无足够竞争力的对手,而《三国第一部:争洛阳》的口碑并没有高到令路人“刮目”的境地,其上映时又遇到了显然更符合暑期档欢乐基调的《功夫女足》和《八仙!》。

《群星闪耀时》面临类似困境。影片题材兼具现实叙事与科幻元素,但风格偏向沉静厚重,加上仓促提档打乱了完整宣发节奏,上映短短48小时的票房很难达到发酵效果。

上好的口碑,只能证明影片内容质量过硬,但票房成绩的好坏则更取决于受众匹配度与上映时机的选择。市场不是不给机会,而是更偏爱精准定位受众、适配档期氛围的作品。

撤档结果： 历史数据的残酷答案

撤档之后,重映就能翻盘吗?历史数据给出了残酷的答案。2023年春节档,《中国乒乓之绝地反击》上映2天便匆匆离场,重新登场后市场反应依旧冷淡,最终累计票房停留在1亿元,远未达到映前各方预期的3亿元以上门槛。

多位业内人士指出,频繁撤档重映并非明智之举。首先,此做法本质上将导致相关片方和发行方的业内公信力下降;其次,多次调整档期会消耗市场期待,作品的热度与关注度都会层层衰减;再次,重新上映重走宣发流程,就需要投入多一倍的成本;最后,撤档可能涉及影片上映服务未完成而无法结项的问题,各大供应商的尾款结算成



上映仅两天的科幻电影《群星闪耀时》宣布撤档

为难题。因此,多位院线从业者均表示,这种“遇挫即撤”的避险模式,并非良性的行业发展路径。

撤档或许能规避一时的风险,但长远来看,影片的成功靠的不是反复调整

档期的被动试探,而是主动让作品内容与市场需求和档期氛围形成精准契合。若人人都“打不过就跑”,行业的契约精神和观众信任终会被耗光。

羊城晚报记者 李丽 实习生 赖星羽

长白山上,那些草木

□宗玉柱

长白山自然生态极其丰富,可谓一步一景,美不胜收,你若迷上某个摄影题材,一辈子都有的忙的。不知道谁总结出这么一句话:“拍纪实看不起拍人文的,拍人文看不起拍风光的,拍风光看不起拍人像的,拍人像看不起拍鸟的……”这条鄙视链其实也可以反过来理解,咋说呢,迷上拍植物的我,还是先干好自己的活儿吧。

早晨,森林里露水愈加浓郁,亮晶晶附在草木的枝叶上。天气晴好,预报显示这个月雨天较多,下雨的时候就待待在家里。雨如酒,不可没有,也不可多得。雨如诗,自然靠它来涤荡,生机才愈见盎然。

廊桥下遇到毛茛科的尖萼耬斗菜,是拍摄的好时机。换了很多角度,蹲得久了,站起来有些头晕。回头发现细高草本,花冠钟状,和缬草一致,只是花为白色。上次拍到的缬草花是粉红色,拍完后拿出手机核对,原来缬草也有白色花,判断正确。

到北重楼旁着兴安鹿药的花开得很什么,花还不错,叶子也没有被虫子咬。有些植物虫子是怕的,它们吃虫。长白山吃虫的是茅膏菜,我还没有拍到过。旁边的二叶舞鹤草花苞没有打开,这边阳光不充足,

迟几日正常。

黑水银莲花的花瓣落尽,数株挤在一起。开淡紫色花的鸡腿董菜,从树影中露出,光线极好。以前听说它每年春夏分别开两次花,观察后发现不是,只是花期长,从春末到中秋。斑叶董菜、早开董菜、紫花地丁、球果董菜等,是真正开两次花的董菜属植物。它们第一次开的花是虫媒花,秋天是较隐蔽的闭锁花,自己给自己授粉,不需要虫媒、风媒,花很小、不展开,直接结果。

长白山一些植物如绣线菊、珍珠梅等每年开两次花的情况也有,但不固定,都是因夏季干旱、落叶、虫害后,秋季暖湿再开。我见过兴安杜鹃秋天开花,当时还很兴奋,以为有了新发现。还见过草本威灵仙开花被折去后,另萌发出两个花序。

细雨涌入小镇。与其说在雨中,不如说是在云中。尽量控制少按快门,进了美人松林,却又目不暇接。林中湿度增大,露珠和雨水混杂,一个来自天上,一个来自地下。也有可能它们各是各的,只是挤在一起。

这时节百花碎米荠的白色,是一种冲击感极强的白,能让我想到圣洁,继而想到哈达。它的这种状态只保持一两天,所有

的花,最艳丽时都很短暂,亦如人的巅峰状态不可持续。

附近常见的白色花,还有黑水银莲花、野草莓、铃兰、种草草,不常见的如白花地丁。山茄子的紫色也很特别,忍不住再去拍,就发现了银线草。几天前驱车十几公里专程去拍过银线草,也设想家跟前可能会有,但这几年从未见过。怕错过花期,朋友圈看到它已开花,问明位置赶紧过去。它在山中是常见草,对山里人来说都不陌生。

又看到黑水银莲花,半闭合状态,正处在打开的过程中。蹲下时,一股草香扑鼻,是薄荷的味道盖过了其他。银莲花被薄荷和一种藁草遮盖,它们在努力伸展腰肢。拍下银莲花,在相机屏上放大看,不对,它的花瓣边缘带着一一种淡紫色,不是每个花瓣都有,颜色像是蹭上去的。这不是黑水银莲花,是毛果银莲花。

毛果银莲花是毛茛科银莲花属多年生草本,长白山春末夏初的代表性林下花卉之一。银莲花属植物都是不完全花,没有真正的花瓣,我看到的花瓣实际是花瓣状萼片。

在人群活动的区域,樱草颇多,联系多处遇见的北重楼,刚发现的银线草,以及其

他没有注意过的,总结一下,是否可以说某些植物正在迁徙。或者说植物一直在迁徙中,它们像水往低处流淌一样,有着与“低处”类同的迁徙方向。近年来,它们正向这边蔓延。

树林中甩鞭子的声音是噪声污染,周边的人和树木花草都深受其害。挥汗如雨的不仅有老男人,也有老女人。其中一个一边抡,一边用凶狠的目光瞪我,赶紧识趣绕行是正确选择。我疑心花草们这些弱者会因噪声沉沦,看过蛇莓的饱满精神,原来也没什么。至于那些大树,更不会对噪声反感,每一声产生的振动,兴许会有解痒的体验。当然这些是我自己瞎想的,实际情况不会这样。也许世上真有这么棵大树,它就是喜爱吵闹。

不知名字的草木大多,叫错名字的也多,都很正常。错在臆断推论,好在失误可以更改,不需要脸红。纸面上的推理和论证,在现实应用中或不可行,但并不说明推理论证就无意义。过去的那些前辈写作者,因为资讯没有今天发达,所以他们只敢写自己熟悉的东西,反倒很少有细节逻辑上的失误。

那些有手艺的匠人,有的跟随朱元璋去了南京,有的年纪大了,便留在凤阳。他们不再做雕刻了,但把画意从石头挪到了纸上。画画的本领一代代传下来,成了独树一帜的凤阳凤画,流传至今。

站在城墙上,可以看到中轴线延长出去,洪武门、大明门、午门,再到奉天殿、华盖殿、乾清宫,一直绵延到尽头的大门,全长六千一百七十米。那最高的一座门楼,就是洪武门。

洪武门外,许多老年人在跳广场舞,声浪柔柔地铺开。一座大桥横架,桥下是静静的流水,红霞正满天……

快乐山水

□王继怀

我的老家在一个林区,高高低低的山,远远近近的山,山叠山,山连山,放眼望去满是山。大山里到处都是树木和楠竹,满眼碧绿之色,不知名的野花分外娇艳,真如古人言:“山无重数周遭碧,花不知名分外娇”。

我们家的门朝东,不远处有一条小河。这条从金凤乡流来的善溪江每天哗哗地向南流。善溪江水不深,最深处也就三四米。那清澈、柔和的河水泛起花纹般的微波,一群群小鱼儿在可以看见江底沙石的流水中,快活地穿梭。

故乡的山水是我童年快乐的源泉。我和小伙伴们经常去大山里玩,采野花,摘野果,挖野菜,打闹嬉戏。大山里回荡着孩子们的欢叫声、嬉笑声,似乎整座大山都是快乐的。

我还有一项任务是去大山里放牛,我常常把老黄牛往向阳峰、梓树

坡、采石丘、塘鱼石树林中嫩草多的地方一放,让它津津有味地啃吃嫩草,然后找块干净草地,躺在上面。清风拂过,我望着蓝天上的白云从这峰飞向那峰,看着灵巧的小鸟儿在树上跳来跳去,静静地听林中鸟语…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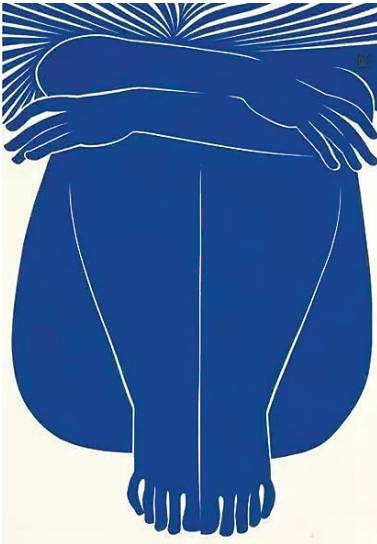
善溪江是很有趣的,特别是夏天。我和小伙伴们带上玻璃瓶,拿上小簸箕,在河边挖沟引水,翻遍鹅卵石捉鱼虾、抓螃蟹。一群群皮肤晒得黝黑的小男孩在河里游泳,一会儿仰游,一会儿蛙泳,一会儿又钻入水底;有的在浅水里练狗爬,有的站在河岸的岩石上学跳水……激起的水花伴随着阵阵欢笑。

在水中玩耍够了的孩子们,爬上岸来不及穿上自己的裤头,光着身子在树林里、竹林里你追我赶,或是躺在草地上打滚,或是爬到树上抓蝉、掏鸟窝……山里的孩子胆大,还敢抓蛇,要不是山高林密,蛇还真的会被他们赶得没地方跑。

孩子们尽情地疯耍,早已忘了还有放牛、砍柴、割猪草的任务。在太阳快下山的时候,突然想起任务在身,赶紧穿好裤衩,趁在地里干活的大人还没有回家去完成任务,实在完不成任务的就硬着头皮回家领受父母的责备。

如今,身居都市,只能在周末时与朋友相邀去亲近山水。徒步到了山脚下,望着高高的山,我心中的敬畏感油然而生。沿途风景很美,但也确实很累,朋友几次想要放弃,但我却坚持一定要爬到山顶。登顶时,虽然大汗淋漓,精疲力竭,但微风吹拂,空气清新,城市在望,心旷神怡。

下山后,来到一条清澈见底的小溪边,赤脚走在洁白的沙石上,找一块草地,躺在上面,仰望蓝天白云,听鸟鸣水喧,闻泥土芬芳,恍如回到童年。



剪纸系列之一

□韦璐